



21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
专题研究教材系列

汉语白话史

第二版

HANYU BAIHUASHI

白话史 HANYU BAIHUASHI

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白话文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学术著作。

本书从社会语境、文学语境、文化语境三个维度，对白话文的产生、发展、流变、消长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作者徐时仪，北京大学教授。

徐时仪 著

白话史

HANYU BAIHUASHI

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白话文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学术著作。

本书从社会语境、文学语境、文化语境三个维度，对白话文的产生、发展、流变、消长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白话史

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白话文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学术著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汉语白话史



21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

专题研究教材系列

汉语白话史

(第二版)

徐时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白话史/徐时仪著.—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

(21 世纪汉语言专业规划教材·专题研究教材系列)

ISBN 978-7-301-25836-1

I. ①汉… II. ①徐… III. ①白话文—汉语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1980 号

书 名 汉语白话史(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徐时仪 著

责任编辑 唐娟华 旷书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836-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商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9.75 印张 531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2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2756370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白话词汇研究”(13BYY107)、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古白话词汇研究”(13ZS084)、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近代汉语词汇学”研究成果。

前 言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表现在书面上就是文言与白话的区别，^① 白话是一个与文言相对而并存的反映了东汉至今历代口语成分的汉语书面语系统。笼统地说来，古代汉语就是文言，现代汉语就是白话，而具体地说来，文言并不等于古代汉语，古代汉语最初也是白话，白话介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现代汉语也不完全等同于白话。文白的交替反映了汉语书面语发展的脉络。

文言是在上古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书面语，本也是由白话演变而成。钱玄同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说：“我现在想，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学，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② 古代虽然没有录音设备，无法录下当时人说的口语，但从今天一些保留有古代汉语形态的南方方言中还可略

① “文言”这个名称始见于《周易》，相传是孔子所作《易传》中的一种，其主旨为阐述《乾》《坤》两卦的象征义蕴。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姚信曰：“《乾》《坤》为门户，文说《乾》《坤》，六十四皆放焉。”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因文言有“华美之言”义，后用于指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白话”的名称出现较晚，“白话”中的“白”是从戏剧中“说白”的“白”而来，后用于指在秦汉以后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周祖谋《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说：“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学语言，换句话来说，就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诗歌创作的语言。”“至于白话，它是从十三世纪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语言的加工形式，也就是现代的文学语言。”（《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② 钱玄同《尝试集序》，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06页。

窥上古口语的概貌。如我们平时打招呼的问候语“吃了没有”，厦门话说“食未”；问人家“有没有”，厦门话说“有无”；进一步问得详细一点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说“到底有抑无”。又如厦门人批评操之过急的人常说“未曾学行，就要学飞”，即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要学着飞。其中“抑”“未曾”现在只能在文言中才能读到，但还可在地道地道的厦门话中听到，其他方言也有类似现象，可见上古口语与文言相近，文言作为古代的书面语是在上古口语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①

文白之分大致始于汉，自汉至清的两千年中，汉语书面语有文有白，由以文为主到以白为主。沿至明清，文言与白话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明太祖朱元璋立于孔府的碑石是采用白话写的官府的命令，与史书所载文言的诏书完全不同。又如清光绪皇帝在一份奏折上的朱批大字写着“你们作督抚的”应如何如何，旁边有小字注着“尔等身膺疆寄”，^②一白一文，判若泾渭。可见，在秦汉以来口语基础上形成的白话与在秦汉口语基础上形成的文言已有很大差异。明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描述当时汉语的文白差别说：“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言和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然而，说起来很奇怪，尽管在写作时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词却是两者通用的。因此两种形式的区别，完全是个风格和结构的问题。”^③

文言与白话都是从口语发展而来。打个比方来说，口语就像野丫头的语言，生动直露，只是文言在上古口语的基础上形成后，不再随口语的发展而发展，而是不断精雕细刻，趋于典雅，渐凝固成为模式化的蜡美人；白话则随口语的发展而发展，始终保持野丫头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文白的演变就是蜡美人与野丫头语言的演变，也可以说是死文字与活语言的演变。文言与白话之间又有相承关系，章太炎《国学概论》一书曾说：“提倡白话诗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

^① 当然厦门人本身不会意识到他们说的话其实就是文言所依据的古代口语，因为语音的演变，现在“抑”读如“阿”，“未曾”的“曾”读如 [jing]。参周振鹤《古代文言与白话相去不远》，《文汇报》，2002年4月20日。

^② 周振鹤《古代文言与白话相去不远》，《文汇报》，2002年4月20日。

^③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调，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这也可算是白话诗的始祖罢。”^① 文白演变是上世纪初语言的重大变动，“五四”时期文白的转型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和演说方式，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起点。文白的转变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涉及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价值观念的更新等诸多方面。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到发展为现代文化也可以从文白转型的角度进行阐释。白话文是怎样取代了文言文？语言的变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白话史有哪些发展阶段？现代汉语的词语怎样由上古演变而来？凡此种种，前贤时哲虽也有论述，但尚乏从白话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由于文言文自秦汉时凝固定型后实际上已是言文脱节的文献语言，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口语因素，但表现得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显得零星杂乱。这就使我们对于古代白话面貌的了解至今若明若暗，而传统语言学主要以文言文作为研究对象，对东汉以来白话词语的演变未作系统研究，因而有关汉语白话发展史的研究尚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

汉语白话的发展涉及到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等语言诸要素的方方面面。汉语作为分析型语言（即孤立语），其特点是词基本上无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形态变化很少，语法关系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一般来说，形态发达的语言，语言研究注重语法学；形态不发达的语言，语言研究则注重词汇学。语言的功能在于具体应用时能表情达意，语言交际的目的是意义的交际和思想的交流。语言的变化发展往往是从意义开始的，任何一个新词新义的出现都是一种发明，一种创造。然而词义的研究与语音、语法的研究相比，迄今仍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汉语白话发展史中的语音演变，有关的音韵学著述已有论及；具体语法句式的演变，赵克诚《近代汉语语法》、祝敏彻《近代汉语句法史稿》、俞光中和植田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崔山佳《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太田辰夫《中国语历

^① 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史文法》和《汉语史通考》、志村良治《中国近世语法史研究》等也多有论述；^① 词汇的演变则多为专题或专书词汇的研究，如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在讨论具体词语词义的演变时，兼或论及汉语白话的发展。^② 因此，本书作为汉语白话发展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将主要从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中，选取能反映汉语白话发展过程的代表典籍，爬罗剔抉，张皇幽眇，从文自此消彼长的角度着眼，从秦汉以来汉语白话的发展着手，侧重于客观描述文言向白话渐变过程中各时期文献典籍中的白话内容和词汇的演变，剖析先秦至明清白话典籍中反映的文白演变现象，冀通过解读文献典籍记载的白话由不登大雅之堂到升堂入室取代文言文的演变线索，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文白演变的内在规律，从古白话系统的角度揭示汉语文白演变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形成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

^① 孙德金《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指出：“从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看，古今语法还是同多异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8页）美国传教士切斯特·何尔康比《中国人的德性》认为：“幸运的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汉语的语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其语法非常简单，如同完全不存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② 这方面的论著详参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此从略。

目 录

上编	1
第一章 汉语的书面语系统	3
第一节 民族共同语的雏形	3
第二节 文言的形成	6
第三节 古白话的形成	8
第四节 文言与古白话的性质和界限	16
第二章 古白话系统概述	20
第一节 古白话史的分期	21
第二节 古白话的特点	23
第三节 古白话的文献	31
一、汉译佛典	32
二、敦煌吐鲁番文献	37
三、禅儒语录	39
四、诗词歌曲	45
五、戏曲	46
六、散文	47
七、笔记	49
八、小说	51
九、方言	52
十、其他	52
中编	59
第三章 白话的露头期	61
第一节 先秦的白话	62
第二节 秦汉的白话	66
一、秦汉的乐府和民歌	67
二、秦汉的白话散文和辞赋	74

三、汉译佛经和道经	79
四、秦汉的白话注释	8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的白话	85
一、魏晋南北朝的白话诗	86
二、魏晋南北朝的白话文	95
三、魏晋南北朝的汉译佛经	106
四、魏晋南北朝的南北通语	114
第四节 小结	117
 第四章 白话的发展期	119
第一节 隋唐的白话	121
一、隋唐的白话诗词	122
二、隋唐的变文传奇	145
三、隋唐的白话文	150
四、隋唐的禅宗语录	153
第二节 五代宋金的白话	158
一、五代宋的白话诗词	159
二、五代宋的语录	166
三、五代宋的白话文	176
四、五代宋的话本小说	181
五、宋金的戏曲	191
六、五代宋金的南北通语	193
第三节 元代的白话	195
一、元代的汉儿语	196
二、元代的曲辞杂剧	206
三、元代的白话文	213
第四节 小结	221
 第五章 白话的成熟期	223
第一节 明代的白话	223
一、明代的白话诗词	225
二、明代戏剧的白话唱词	226
三、明代的白话文	228
四、明代的白话小说	242

第二节 清代的白话	249
一、清代的白话诗词	250
二、清代的白话文	253
三、清代的白话小说	271
四、清代的南北通语	276
第三节 小结	280
第六章 文白转型的完成	283
第一节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283
第二节 白话文书面语正统地位的确定	292
一、清末民初统一语言的讨论	292
二、“言文一致”宗旨的实现	300
三、拼音文字和汉字改革的探索	302
下编	305
第七章 书面语系统的演变	307
第一节 词义的发展	308
第二节 词义的系统	317
第三节 常用词的文白演变	343
第四节 新书面语系统的形成	378
第八章 文白转变的必然规律	384
第一节 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	386
一、由形看文言演变为白话的内在原因	390
二、由音看文言演变为白话的内在原因	399
三、由义看文言演变为白话的内在原因	404
第二节 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406
第三节 思维和交际的需要	417
第四节 语言接触的影响和推动	421
第五节 平民意识的萌发	423
第六节 口语和书面语的雅俗合璧	429
第七节 文白演变的价值取向	434
一、言语意义↔语言意义互动交融	435
二、口语↔书面语共存交融	437

三、本土文化↔外来文化碰撞交融	440
四、社会底层↔社会上层流动交融	442
五、趋雅↔趋俗互补融合	443
 参考文献	449
 第二版后记	458

上 编

第一章 汉语的书面语系统

从语言的物质载体来说，书面语是把语言写在纸一类的载体上，口语是把语言用嘴说出来。口语和书面语属于语体的区别，口语丰富生动，与时俱进；书面语规范细密，精雕细刻。从语言的交际渠道来说，又有口头和笔头的区别。口语多用口头的形式，书面语多用笔头的形式，但口头的口语也可以记载在书面上成为书面语，如戏曲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书面语也可以用口头的形式表达，如新闻广播。口语是说的语言、听的语言，既是书面语的基础，也是书面语的源泉，凭借声音而受到时空的限制；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写的语言、看的语言，要借助于文字，凭借文字而可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大致而言，口语是语言的自然形式，书面语是口语的加工形式，书面语并不就是口语的原始形态的实录，而是口语经过提炼加工的书面形式。汉语的书面语有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一为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以先秦到西汉文献语言为模仿对象的文言系统，一为在秦汉以后口语基础上形成的古白话系统。

第一节 民族共同语的雏形

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语，^① 具有悠久的历史。“汉语”一词，最早见于南朝，如梁僧祐《广弘明集》卷八：“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其显迹也。”又如《南齐书·魏虏传》：“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译。”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载：“高坐道人不作汉语。”高坐道人为晋永嘉年间（307—312）东来的西域僧人，刘孝

^① 回族、土家族等现在也使用汉语，中华民族的各民族间主要是使用汉语进行交际。

标注引《高坐别传》称其名曰尸黎密，《高僧传》则作帛尸梨密。“不作汉语”就是不说汉语。“汉”本为水名，据《书·禹贡》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又据《诗·江汉》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书》和《诗》中所说的“汉”即河流的名称，其上游为漾水，发源于嶓冢山（今陕西宁强境内），其下游又称沧浪水。《说文》：“汉，漾也，东为沧浪水。”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故与长江并称为江汉。汉（漢），从水莫声。表莫声的字往往有“盛”义，如嘆（叹）为口气之盛，熯为火势之盛等，漢（汉）为水势之盛。现在所能见到的载有“汉”字的实物是战国时楚怀王六年（前323）所铸的鄂君启舟节，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舟节记载鄂君启从事商业活动的舟行路线云：“自鄂市，逾湖，上汉。”“逾汉，庚汪。”“汉”后又用作地名，战国时楚国有汉中。战国末，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秦亡后，刘邦为汉王，与项羽逐鹿中原，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汉”遂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后又成为民族的名称，在一些场合往往成为中国的代表，如欧洲各国称研究中国的学问为“汉学”，研究中国的学者为“汉学家”。中华传统文化的语言载体有汉语、藏语、苗语等，其中汉语和汉字可视为自公元前三千年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华传统文化统一体的最有力的一个标志，也是迄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最发达、最丰富的语言之一，列为联合国法定的六种通用语言之一，今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名称。

汉语的远源可追溯至我国历史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时所用语言的具体状况尚无法考知。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夏代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知的第一个朝代。1977年以来在河南王城岗已发掘出夏代的文化遗址，遗址中的陶器上刻有一些文字。一般认为，夏代是汉语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朝代。承夏而起的商朝是一个奴隶社会，那时已有比较成熟的甲骨文字。据历史记载，商末时有1800个国，即1800个氏族或部族，各自聚族而居，氏族或部族间的语言有同有异，而在甲骨文所记载的“令庶族寇周”“令五族伐羌”等氏族的集体行动中，氏族或部族间语言的同化或融合已经出现。由此可知，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活动的需要，汉语产生后即形成一种作为人们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的共同语，同时各地也存在着各自的方言。随着商朝定都殷，于是形成了以殷地话为中心的通用语。这个通用语实际上是以一个较大的方言为基础，维系各个氏族或部族的区域通用语，而商代甲骨文就是这一通用语的书面语。周武王灭商后，商周两族的语言融合，周族王畿所在地的镐

京语成为比较强势和有影响的西都音，原来各诸侯国的语言也逐渐融合成几个相对稳定的大方言。至周平王东迁洛邑，洛阳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洛阳语的影响力渐强。由于交际的需要，各大方言以洛阳语为基础进行了一次大的整合，出现了一种以洛阳音为基础的读书音，成为各地都能通行的通用语。这种通用语与洛阳语的区别类似于现在普通话与北京土话的区别。周代金文和商代甲骨文在结构上大致相似，所用词汇也相差无几。其时各国参加外交宴会的人都能用彼此通晓的语言赋诗言志。《诗经》三百零五篇，采自十五国，用韵基本一致。十五国以外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文用韵也与《诗经》相合。^①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也有各自的方言。据《孟子》中载孟轲说：“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可见齐、楚两地方言的不同。扬雄《方言》说：表示“好”的意思，“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嫿；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嫗，或谓之娇。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娃。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表示“大”的意思也有“敦、丰、般、鬷、奕、戎、京、奘、将”等不同的说法。扬雄说：“宋鲁陈卫之间谓之鬷，或曰戎。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各地方言虽然不同，但已有彼此都使用的“通语”。“通语”二字屡见于《方言》全书中。据《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解释“雅言”为“正言”，认为“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刘台拱解释说：“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失。”^② 可见扬雄记载的“通语”和孔子说的“雅言”已具有中华民族共同语的雏形。共同语即当时的“雅言”“通语”，方言则为“殊方异

^① 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说：“昔人于有周一代韵文，除群经诸子《楚辞》外，所见无多。余更蒐集其见于金石刻者，得四十余篇。其时代则自宗周以迄战国之初，其国别如杞、鄫、邾娄、徐、许等，并出《国风》十五之外。然求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

^② 刘端临《论语骈枝》认为雅言即“王都之言”，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即当时“官话”。